

經義考



廿一

門 12
964
21

經義考卷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十五

許氏謙讀書叢說

六卷

存

黃潛曰先生書說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是而已

謙自序曰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攷之亦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



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
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凡
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
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
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
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
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於
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
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
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張樞序曰孔安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
義以推衍之其後書說浸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間有
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爲經於書
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
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書蔡氏猶以朱子
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脩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
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晰而著明之矣先小受學之久
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
盡則學者無所折衷乃研精覃思博求其說爲之圖說以
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
掇其詞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
致其意非徒隨文援引而已雖其說之時少異於蔡氏而
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吾言之則
爲忠臣在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

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東廉訪使餼版以傳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十二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諒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

俞實序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諒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安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潛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

俞氏元燮尚書集傳

十卷

未見

或問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燮居於吳其卒也虞集銘之

張景春曰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傳博

采群說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

吳氏萊尚書標說

六卷

未見

元氏明善尚書節文

佚

陸元輔曰元明善復初以太子文學事文宗於東宮陞翰林直學士譯尚書節文以進每奏一篇必稱善

王氏克耘讀書管見

二卷

存

亡名子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

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微密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蘓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梅鶚曰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畧可讀

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樞衣於耕塾之堂也

黃虞稷曰克耘字與耕吉水人登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以母老棄官歸著是書外有四書經疑貫通失傳

書義主意

六卷

存

劉景文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於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尚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拾魏科愚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注之中而實有得乎傳注之外又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附群英書於其後學者苟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有以得其蘊矣學優而仕其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私秘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昔至正戊子七月既望

書義矜式

六卷

存

張雲章曰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占法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長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槩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克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爲經義名曰矜式存此猶見當時體制克耘名進士是編

之出操觚家詎不奉爲鴻寶哉今雖流傳於後孰取而寓目焉

李氏 天簾書經疏

佚

江西通志李天簾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

陳氏 悅道書義斷法

六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王氏 天與尚書纂傳

四十六卷

存

天與自序曰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由伏生傳二孔注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先生而遂定晦庵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平之有未脩則引諸家

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慙憑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廸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庵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云劉坦序云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梅浦籍籍有聲場屋一時從之遊者膏殘腹脹無不意滿而猿臂數奇衆猶以晚器目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

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亦至矣向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奧蘊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廕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劉辰翁序曰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槩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

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

彭應龍序曰書繇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邇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耑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輩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闡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占到親切的當處合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

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用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遠撫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据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脩商確嗟乎百代而上世運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人之巍冠講

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已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思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嫩益甚余復爲之慙慙叙其說於帙之初

崔君舉後序曰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褊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詰以贅牙近代大儒朱晦庵白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先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老言

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他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一年爾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間近則科舉廢久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試使口誦本經且不能以句矣吾友梅浦王君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是書盛行爲君必執典禮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槩獎率以共工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淵哉百世之澤宜家藏而人誦之也

子振跋曰帝王之學莫先尙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

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德二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廼得上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恩命正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抱父書深思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列亦萬萬幸也

王氏希旦尚書通解

佚

李氏恕書旁注

佚

韓氏信同書經講義 一口集解

未見

閩書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受業陳普之門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屢滿戶外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

呂氏椿尚書直解

佚

閩書椿字之壽晉江人初從丘鈞幾學貧隱授徒所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

十卷

存

鎮成自序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内外之道合而

帝王之政脩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廼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脩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晰焉歲月積累寔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尋考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學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

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師凱彭蠡人至治辛酉爲此書凡傳中所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師凱自序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

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脩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脩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尙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噴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爲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脩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

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卮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

倪氏士毅尙書作義要訣

四卷

存

趙汭曰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黜人信其言而尊其行倪氏世家休寧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其師曰陳壽翁所著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

按是書乃元時舉子兎園冊東山趙氏作仲弘改莖誌稱於他經皆未就度此必書坊僞托也

吳氏師道書雜說

六卷

未見

李氏公凱纂集柯山尙書句解

三卷

存

按仲容於詩取東萊呂氏於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吳氏迂書編大旨

未見

吾邱氏衍尚書要略

未見

周氏聞孫尚書一覽

未見

吉水縣志周聞孫字以立至正辛巳舉於鄉赴春官中乙榜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余氏日強尚書補注

佚

湯維禎作碣曰日強字產壯崑山人學通六經百氏博貫

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尚書補注藏於家

黃虞稷曰日強本福建吉田流寓太倉

朱氏祖義尚書句解

十三卷

存

黃虞稷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

馬氏道貫尚書疏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道貫字德珍金華東陽人師事許謙自號一得叟

丘氏 弼 尚書辨疑

佚

姑蘓志 弼字彥啓從熊朋來學著書辨疑

王氏 文澤 尚書制度圖纂

三卷

佚

松江府志 王文澤字伯雨別號梅泉家風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爲府學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韓氏 性 尚書辨疑

一卷

佚

紹興府志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後辟薦皆不就卒

賜諡莊節先生

鄒氏 季友 尚書蔡傳音釋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季友字晉昭鄒陽人書傳會選多采用其書

邵氏 光祖 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張景春曰邵光祖字弘道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方氏 傳 書蔡氏傳考

佚

陳氏研尚書解

佚

鄭氏翔尚書注

佚

方氏公權尚書審是

佚

黃氏艾尚書講義

佚

鄭氏彥明尚書說

佚

方氏通尚書義解

佚

黃氏力行書傳

佚

趙氏杞尚書辨疑

未見

按葉氏策竹堂目載之止云一冊無卷數

季氏仁壽春谷讀書記

佚

括蒼彙記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元末用薦教諭慈谿改
松陽轉婺州教授

經義考卷八十六終

弟子嘉興陳卜遴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六

劉氏三吾等書傳會選

六卷

存

實錄洪武十年三月上與群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拈

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歷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晰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觀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士諤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寬趙信洪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博士解震熊釗揭軌蕭尚仁蕭子尚王允升張文翰張思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九月己酉正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董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按書傳會選載纂修諸人無靳觀吳子恭宋麟而有國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翰林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儒士靳權凡一十五人蓋永樂中修實錄以許觀景清等皆坐逆黨因連類而刪去之

也

三吾序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天子位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書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為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

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爲天之陰隲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爲凡例列之於後云

祝允明曰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

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顧炎武曰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

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蘓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梁氏寅書纂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

朱氏升尚書旁注

六卷

存

書傳補正輯註

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畧脩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

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爲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章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陳氏謨書經會通

未見

人物考陳謨字一德又字心吾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

洪武初徵至京師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文章請留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

朱氏右書集傳發揮

十卷

未見

右自序曰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諸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於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僞而厭真幾何不爲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我夫子出雖不

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禮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

之於家以詒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李祁序曰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峰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爲集解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

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已見編而爲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即犁然當於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力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九京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錢謙益曰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洪武初召修元史再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擢晉相府長史冉氏庸尚書精萃

佚

陳璉志墓曰先生諱庸克常其字保定蠡縣人登至正丙午進士第授完州判官不就尋改長信寺知事洪武初例徙南京上欲授以官辭之甚力遂謫桂林永樂初應詔至南京以老疾辭歸年九十六卒

徐氏蘭書經體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蘭字與善浙江開化人洪武初官助教門人歐陽齊進其書於朝

陳氏雅言尚書卓躍

六卷

未見

鄒緝表墓曰永豐陳雅言受詩於傅志行受書於徐復明興首起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闕中庸類編書經卓躍行於世

楊士奇曰書卓躍二冊永豐陳雅言著專為科舉設今南昌有刻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彞訓今為中書舍人

黃虞稷曰雅言永豐人洪武中稱病不赴薦嘗領永豐縣教事

鄭氏濟書經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林氏遜尚書經義

未見

黃虞稷曰遜廣東潮陽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閩縣丞

黃氏紹烈書經主意

未見

黃虞稷曰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瑞安知縣

郭氏元亮尚書該義

十二卷

佚

台州府志元亮仙居人橫從子以儒士任新昌訓導

謝鐸曰尚書該義黃巖郭元亮著今亡

詹氏鳳翔書經釋義旁通撮要

未見

江西通志詹鳳翔字道存樂安人以薦任府學訓導

劉氏朴書義精要

佚

江西通志劉朴字子素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試於京師授學官其卒也解縉表其墓

胡氏廣等書傳大全

十卷

存

吳任臣曰書傳舊爲六卷今分十卷大旨本二陳氏纂修諸臣則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
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
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燧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
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
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
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
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
吾紳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沐郎廣東道監察御
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
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
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
忌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

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
學訓導留季安凡四十二人

王氏達書經心法

佚

王孚曰耐軒先生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

錢謙益曰達字達善蕪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
永樂中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張氏洪尚書補傳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原書傳補遺

未見

黃虞稷曰原龍巖人永樂甲申進士官潮州知府

彭氏 勗 書傳通釋

六卷

存

勗自述曰愚讀是經傳叨中甲科且嘗推所得以淑諸人而其中微辭奧義有弗能辨析者尤多比伏觀頒降書傳藏於學校問巷未易得觀是以忘其不韙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載下方名曰書傳通釋繕寫成編歸貽家塾庶與吾鄙之士共焉

人物考彭勗字祖期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初拜監察御史改考功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副使

黃虞稷曰是書錢塘董鏞音點宣德乙巳曾刻於建陽

徐氏 善述 尚書直指

六卷

存

人物考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為皇太子簡入宮僚為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卒於官洪熙間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六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為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為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為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為標出

經義考
陳氏濟書傳補注

一卷

未見

書傳通證

未見

姓譜陳濟字伯載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
爲總裁官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書傳通證書傳
補注

何氏文淵書義庭訓

未見

陸元輔曰書義庭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廣昌何文淵巨
川撰文淵中永樂戊戌進士晚號鈍庵

經義考卷八十七終

弟子寶應鄒何求覆授

經義考卷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十七

章氏 陬 書經提要

四卷

未見

陬自序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然天文之度數或未易析地理之沿革或有不同至於圖書律呂先儒固有成說而散見他書未有萃於一者故學經之士得其一或遺其二愚竊病焉輒不自揆用擴先儒之說爲書四篇名以提要或爲之

圖或述其義間以一得之愚附焉其具於蔡傳者不複出
庶幾其說簡明易見不假他求而得其要矣

台州府志章陬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兵部
主事

按章氏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張氏瀾書經集說

未見

蔣方馨曰張瀾字道本潼川人正統己未進士

黃氏諫書傳集義

未見

人物考黃諫字廷臣蘭州人正統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轉左春坊左中允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

翰林院編修陞尚寶司卿進翰林院侍講學士謫判廣州
府尋被逮至京道卒

夏氏寅尚書劄記

未見

錢謙益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除南京吏
部主事歷郎中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終山東右布政使
費氏希冉尚書本旨

七卷

未見

南海縣志費希冉字師敬正統間諸生

劉氏敷尚書句解

未見

楊廉狀曰公諱敷字于學吉安人領景泰庚午鄉薦司訓
武昌調武進陞南京翰林院孔目

楊氏守陳書私抄

一卷

存

守陳自序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
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傳世既
久則其錯簡缺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秦人焚
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
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
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
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

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爲之說宋儒始疑之若東
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
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時諸家傳注往往有愈於漢
唐者元時王魯齋嘗作書疑謂臯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
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
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
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
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蒙自童
時受書每遇今文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長聽講苦心
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
徧閱疑久不釋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
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抄錄凡經有錯簡

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其所移者既未必合於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奕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則亦不枉其用心矣

張氏業書經節傳

未見

江西通志張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國子監司業

黃氏瑜書經旁通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瑜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官長樂知縣

劉氏縉書經講義

未見

分水縣志劉縉字大紳天順己卯舉人知武昌縣事

黃氏仲昭讀尚書

一篇

存

繆泳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館章懋莊景諫鰲山煙火詩予杖謫湘潭

知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進寺副乞休弘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

姚氏誠書經義

佚

陝西通志姚誠字通夫蘭州人成化乙酉舉人知聞喜新

鄭二縣

羅氏倫書義旁通

佚

鮑氏麒壁經要略

佚

溫州府志麒字仲瑞平陽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工部郎

中

吳氏寬書經正蒙

未見

錢謙益曰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定

林氏俊尚書精蘊

未見

陸元輔曰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諡貞肅

呂氏獻書經定說

未見

黃虞稷曰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書經拾蔡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錢氏福尚書叢說

未見

姓譜福字與謙華亭人弘治庚戌賜進士第一官止修撰

尹氏洪尚書章句訓解

十卷

未見

按尹洪錦衣衛人弘治庚戌進士書載西亭王孫

萬卷堂曰

黃氏瀾尚書資講

未見

鍾嶽立曰黃瀾號壺陰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

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氏大用書經旨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王大用號蘗谷上海人弘治癸丑進士

趙氏鶴書經會注

未見

汪楫曰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山東按察

副使

張氏邦奇書說

一卷

存

穆氏孔暉尚書困學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諡文簡

周氏灝尚書口義

二卷

未見

包氏沐尚書解義

佚

寧波府志包沐字民新鄞人以貢授石埭訓導

應氏璋尚書要畧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璋字德夫永康人以貢歷羅源縣儒學教諭學者稱為東白先生

揭氏其大尚書世義

未見

黃虞稷曰廣昌人隱居不仕

蕭氏孟景尚書說

佚

李舜臣曰先生三河人字時泰正德乙亥余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後為濟南太守其說書曰宗彞蔡傳虎雖

蓋謂虎爨與雉爨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爨者宗廟之常尊也彌成五服至於五千五千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恆皆三千里云三千里者周尺小也

馬氏明衡尚書疑義

一卷

存

明衡自序曰孔安國頴達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槩未有聞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然愚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之公案

予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有未論者予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毋以爲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予今日之心也嘉靖壬寅

張雲章曰治書之家其與蔡氏異者元新安程氏直方著蔡傳辨正鄱陽余氏芑舒程氏葆舒著讀蔡傳疑蔡傳訂誤明嘉善袁氏仁有砭蔡編今其書不盡傳是編亦止見抄本顧未詳其出處

呂氏耒尚書說疑

五卷

存

張雲章曰此涇野門人因扣擊而得之其師者舉而筆之於編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所載因問錄疑即其書也

嘉靖己亥曾鏤版其門人汪尚庭序之

按呂氏書說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韓氏邦奇書說

一卷

未見

汪氏玉尚書存疑錄

二卷

未見

寧波府志汪玉字汝成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順

天都御史

王氏崇慶書經說略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五經莫古於易其次莫如書易以道道之體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書以道道之用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其致一也然二帝以揖讓而官天下古未有也故其書皆曰典與主也主夫道也非三王比也先儒以其事可爲後世之法故曰典失傳經之大旨矣夫書先人之家傳慶讀有年矣五十而後再取讀之始若粗有得焉於是乃述四代而撮其要斷其義因名曰說畧聊復以備自考且爲家塾童蒙之地云爾

蔣一葵曰蓋聞尼父序書篇有一大義焉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余

讀王先生說略而益信所聞也

王氏道書億

四卷

未見

梅氏鶯讀書譜

四卷

存

尚書考翼

一卷

存

鶯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以教於齊

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是聖經之正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古文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爲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冲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前漢人皆未見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冲蘓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慎徽突出好事者遂造爲南齊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偶見二十八字伏法
未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
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爲有將以誰
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
唐以來千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爲聖經之
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
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義僭之辨如指諸掌庶
幾裨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鶯壽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僞
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爲之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
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
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爲君難爲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

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
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
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
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
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
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鶯指爲道
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怙
怙謂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亂征之火炎崑岡玉石
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爲口實湯誥之
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拂取諸班彪
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爲山九仞謂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爲之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艱於其易伯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

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攘字剝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書書則玩紬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亶亶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

馬氏理尚書疏義

未見

霍氏韜書解

未見

舒氏芬書論

一卷

存

王氏漸達讀書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予讀書至堯舜禹之相授受曰允執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知聖學之大要也夫心也者天人相禪之機也而學也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令其自作主宰無間斷而不息焉者也三代盛王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義警戒得於此者也太甲之仁義懲艾高宗之始終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勉乎此者也下至桀紂幽厲昧乎此者也故得此學然後能大其心大其心然後能崇其德崇其德然後能廣其業廣其業然後能成其治帝王而非此則無以同乎天地學者而非此則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外此而今文古文之異孔壁偽書之辨平易艱澁之證殘篇斷簡之考此其末焉而已矣予之所深惜者孔安國以科斗之字遍求譯於四方而劉歆校書之時秘府之藏猶在也而皆未嘗注意焉其能已於予之感乎

經義考卷八十八終

門弟子長洲汪士鋐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八終

門弟子具牒玉士於書

嘗至意其論曰於子之學乎

朱韜然四太而隱煇詩書之制殊孤之難辭其也而習未
此其末熟而曰矣予之祗影計者下安國不以半之字盡
古文之異凡塾書之難平是購盡之盛意蓋猶蘭之香
非此頃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

經義考卷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十八

鄭公曉 尚書考

二卷

闕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曉字室甫別號淡泉海鹽人嘉靖
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授兵部職方主事以
議大禮杖闕下起考功郎中嚴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水
公謂非故事不聽貶和州判入為太僕丞遷為考功郎中
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遷刑部

右侍郎改兵部出撫鳳陽選民兵集鹽場壯勇禦倭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入爲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改刑部尚書分宜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分宜得罪去世宗詔復公職今皇帝嗣統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按書考一冊彙尊得之公家失其上卷中多辨證古文之非蓋公自撰也

林氏雲同尚書正宗

未見

盛子艚曰林雲同號退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葉氏良珮讀書記

未見

豐氏坊古書世學

六卷

存

顧炎武曰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艚人言出其子坊僞撰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足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

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著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著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

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辨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坊之徒又不足論也

陸元輔曰古書云者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也世學云者豐氏自宋迄明四世學古書穆爲正音慶爲續音

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也續音中多異聞新說其序云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嬀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因召與語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疊疊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橐籥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

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雋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古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姚方興本齊纂主蕭成道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繹書經先曾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觀其序說依託之迹顯然鄞人萬斯大曰此吾鄉豐禮部廢棄於家窮愁著書而僞託者名爲世學其實一手所爲五經皆有僞撰不獨古書也吁可怪哉

黃氏光昇讀書愚管

未見

姓譜黃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刑部尚書黃氏雪書經便註

十三卷 萬卷堂目十卷

未見

姓譜黻字天章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選御史以言事與楊爵等繫獄罷歸教授鄉里人稱汶濱先生

沈氏朝宣書經發隱

未見

繆泳曰朝宣字三吾仁和人嘉靖辛卯舉人

錢氏應揚尚書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後楓錢氏應揚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氏問書經日抄

未見

錢謙益曰問字子裕無錫人嘉靖壬辰進士歸里六年然後殿試除戶部主事歷廣東按察司僉事

蔣氏騰蛟書傳析衷

六卷

未見

李因篤曰渭南人嘉靖乙未進士

胡氏賓書經全圖

一卷

未見

按賓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書載山陰祁氏澹生

堂目

馬氏森書傳敷言

十卷

存

姓譜森字孔養福建懷安人嘉靖乙未進士歷戶部尚書子歛曰書傳敷言先恭敏爲諸生時所著也三山故鮮習是經者嘉靖乙酉督學邵公銳拔取進士內二十有八人改習之延莆田林公學道受業先公師承其說鑽研敷衍

浹期成帙及官大司徒明農後方付梓行於世崇禎丙子鄰弗戒於火收拾煨燼之餘得數言若干版付際明藏之際明蒐補復爲完書

孫際明曰先恭敏所著有四書口義春秋伸義春秋辨疑易經說義輯禮書傳敷言奏疏地理正宗文集若干卷惟文集版係不肖際明收藏無恙頃見書傳數版奚忍目擊殘缺隨拮据次第編補亦以質同業者之敦尚云爾張雲章曰森亦守心學之說而與朱蔡有違言者觀其疏虞廷十六字可見其書嘉靖癸亥門人張科序之其孫際明重刊沈履祥序之

陳氏言書疑

未見

言自序曰經之行於世者未有若書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焉然而何詁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萎薈也吾衡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二體也吾茲惑焉而姑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注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爲歸焉而疑且殆者何蝟毛起也邇授受而折衷之吾必以紫陽氏爲宗焉而何書注之弗果即所訂定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興者若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縷縷也無已則研精覃思而持衡其間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額者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爲黨攬而正之不爲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又安知後之疑吾不尤

甚於今之疑蔡也

莫氏如忠尚書訓詁大旨

未見

錢謙益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歷浙江布政使

陸氏穩書經便蒙詳節

未見

蔣方馨曰北川陸氏穩歸安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侍郎

譚氏綸書經詳節

未見

建譜綸字其理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諡襄敏

吳氏文光尚書審是

十卷

未見

張氏居正書經直解

八卷

存

錢與暎序曰傳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孰要於明經哉六經之道同歸而宏綱大要足以垂世立教又莫要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爲人君而建極馭宇不可不知書爲人臣而爲德爲民不可不知書爲庶人而遵由道路不可不知書自漢興立在學官諸家註

互相同異至紫陽朱先生獨授蔡氏爲傳高皇帝制科取士詔遵其說著爲功令自是師弟講明篇章益衍今上冲年嗣位江陵公倡率儒術輯爲一編既資日講且備睿覽融古人之傳記質近日之異同存是去非削繁增簡詞富而備義弘而雅萬曆丙戌不佞偕計得之京邸歸授家庭兒周刊行傳之通都大邑刊成映不佞略序其端如此萬曆十八年庚寅秋九月

錢謙益曰居正字時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宮坊掌院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入內閣官至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忠追論削籍崇禎中有詔追復

王氏樵尚書日記

十六卷

存

樵自序曰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要事理兼陳非不該不徧之學輒能通貫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於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然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遠而其心固在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得而不敢不求者也敬援橫渠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敢以傳之人人然此學人之所

共有願觀者則出之倘讀而頗亦有契焉者乎則以是爲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崕而反奚不可者

李維禎序曰書有古文今文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高皇帝嘗御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爲書傳會選其後有直指輯注會通纂義疏意書繹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家皆便科舉之文是爲時義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哀錄百家訓詁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箕衍疇之法湯尹談理之宗召誥周官之義微箕抱器受封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昭揭倫常破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小也

張萱曰萬曆間金壇王樵著上自羲黃之紀洎於稗官即今上大夫譚議凡有當於尚書者皆參收之凡十六卷

張雲章曰方麓先生日記字比句櫛討論折衷或並存衆說或定從一家必求至當之歸而於曆象璣衡地里皆詳稽而得其依據有明一代以尚書之學著聞者絕少而異說雜出若梅鷺之流狂悖尤甚朱蔡之傳賴先生以不墜云

書帷別記

四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爲舉業而作萬歷甲申六月自爲之序行之

俞氏時及蔡傳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濛泉俞氏時及新昌人嘉靖丁未進士

李氏儒烈尚書啓蒙

未見

蔣方馨曰見川李氏儒烈海鹽人嘉靖丁未進士

湯氏日新尚書錄

未見

蔣方馨曰練川湯氏日新秀水人嘉靖庚戌進士

呂氏穆書經請意

未見

蔣方馨曰字岡呂氏穆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

曹氏大章書經疎見

未見

蔣方馨曰含齋曹氏大章金壇人嘉靖癸丑進士

陳氏錫尚書經傳別解

一卷

存

張雲章曰臨海陳氏所撰

吳氏福書傳

十卷

未見

陸氏相儒尚書正說

未見

蔣方馨曰雨樓陸氏相儒嘉興人嘉靖己未進士

陳氏言尚書講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言字宜易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廉州知府

申氏時行書經講義曾編

十二卷

存

時行自序曰余羈非受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治尚書者少乃從書肆中求疏解訓義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以詞臣久次橫經勸講日侍今上於帷幄進所尚書直解雖分日更撰而余以專經刪訂為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

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舉業從事多尋章摘句拘牽藝文而廣廈細旃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在啓沃聖聰敷陳理道不為箋疏制義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及待深思強索而昭然者獨是書藏於禁中惟閣臣講寮乃蒙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哀輯合余前所採錄共為一編於是尚書大義論說衍釋粲然備矣

錢謙益曰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壬戌狀元以修撰歷官詹翰以吏部左侍郎入直東閣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為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

徐乾學曰長洲申文定公以舉子時所業及講筵所進合

輯成編今博士家多習其書

歸氏有光尚書叙錄

存

有光自序曰有光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製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似之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藝文志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

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初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襍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縉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倣其義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經集

卷八十一

三

